

我的湖

赵霞

著

我的白马湖，
仍然是这个世界上
对我来说最可爱的地方。
但记忆中属于我的那个湖，
或许唯有想念了。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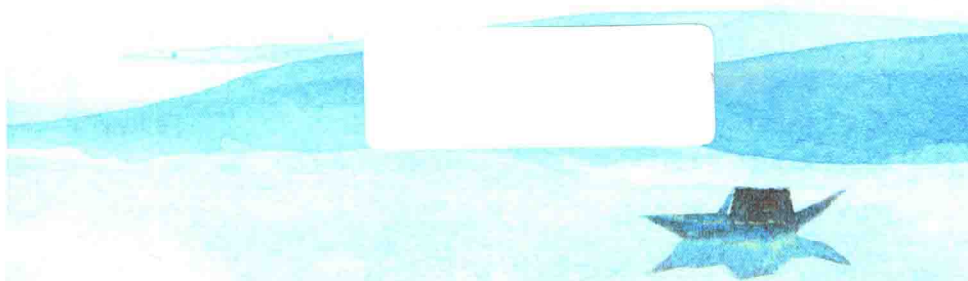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我的湖

赵霞

著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湖 / 赵霞著. — 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3
ISBN 978-7-5397-9383-2

I. ①我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9061 号

WO DE HU

我的湖

赵霞 著

出版人: 张克文 策 划: 鲁 东 阮 征 责任编辑: 阮 征 宋丽玲
特约校对: 管大龙 插图绘制: 贵图子 装帧设计: 薛 芳
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 办公室) 63533524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5.5 字数: 80 千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383-2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序

刘绪源



2011年,对于我,是十分奇特而重要的。我长达三十余年的编辑职业生涯,在这一年结束了。生活节奏变慢了,时间将充裕起来,过去一直想做而又没时间做的事在这之前已悄然开工。我的酝酿了十几年的一本中国现代散文史论,以及与我心仪的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第一本对话,都是在这年出版的;我还编定了三十几万字的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,完成了与李先生的第二本对话,并大致写完《中国儿童文学史略》。因报社返聘,那时每周还要上几次班,现在想来,这是多么忙碌而兴奋的岁月啊。

虽然开心事一件接一件,然而,回想2011年,最让我心中喜滋滋的,却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——我编发了一篇很满意的稿子。作为编辑,发稿是每

天的日课，遇到满意的稿子虽然喜人，却也是经常不断的事，一般过后也就淡忘，何以这次那么当回事呢？对此我自己也觉得奇怪。当然，编辑遇到好稿，而这好稿还预示着一位有希望的新作者的出现，欣喜自会加倍；如果不只是一般的新作者，还是一位优秀的、今后可能给版面带来崭新气象的作者呢？那欣喜会增加N倍。我遇到的可能就是这情景，但似乎还不止于此。我所说的是赵霞的一篇来稿——原文的题目现已忘却——我读了几段就觉怦然心动，多年的编辑经验在起作用，我知道，这是遭遇好稿的心理反应。读到接近三分之二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眼泪悄悄往上涌，我努力抑制住自己。我很清楚，这里没什么情感渲染，更没有强烈动人的情节，这时的感动，全来源于真切的人生片段背后的有思想的发现，我是被这“真”和“发现”击中的。再往下读，出现了大段理论探讨，文风骤变，仿佛读学位论文，全文就以这种论文方式结束。我很难断定，换一位编辑，会不会把这样的稿子轻轻扔开，因为后面的论说确实把前文的精华掩盖了，给人留下不伦不类的感觉。而且，前文的精彩之处，并非人人都能把握，她谈的是人生早年的记忆与身体的关系，凡与身体相关（而不只是思维）的部分更能留在孩子心里，这正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，后来也成了我一本论著的组成部分。我以我之某一专长（回头想想这里有多少偶然性）与这篇稿子相遇，感觉到里边的非同一般的新意，所以再也不愿放弃。同时，也由于编辑经验，我知道只要稍作改动，它将成为一篇出色的散文。我把后面的论说全部删去，在该断的地方戛然而止，只加上了几句呼应和收束前文的感性的话。改完重读一遍，竟觉浑然天成，

一点没有删削的痕迹。到这时,我有点相信天意了,这样的稿子的相遇和完成,也许真有什么神秘之力在促成吧?文章题目《童年·记忆·身体》也是我另拟的,虽然并不惬意,但当时确实想不出更好的了。编发此文应在当年四五月间,我已办完荣退手续,是返聘期间的工作了。稿子在“六一”发表,上了副刊头条,可见我的后任也很看重它。更让我高兴的是,第二年编辑出版的“笔会”年选中,赵霞此文赫然在焉。那时我已很少到报社去,这是我的同事们选的。

我在发稿以后,曾将修改意见写信告知赵霞,并详述理由。我看得出这是一位缺乏散文创作经验的作者,但恰恰又是大有潜力者。她有生活(童年记忆),有思想(是深入到童年研究中的、由自己独立发现的“有学术的思想”),又有非常真切传神的描述能力(从中看得出文学素养和对生活的爱),散文作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差不多都有了。我记得当时说的,主要是写散文时应把学人身份丢开,顺着情感与文思自由书写,理要藏在情后,并不需要一一挑明。赵霞仿佛一点就通,后来她写的散文稿,再也没有出现过先前的毛病。也感谢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编辑谢娟的频繁约稿和主编周毅的偏爱,赵霞在这一版面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,也越写越好了,现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她后来的投稿不再通过我,但发表之后,我每篇都看,有的还悉心收存。我把编发赵霞的那篇好稿,视为编辑生涯的“收官”之作。

但事情确不止此。我和赵霞其实也可算是“同行”,我们都从事儿童文学的批评和研究。所不同者,我是业余爱好,她则是专业研究。2012年初,我辑笺的《周作人论儿童文学》出

版了,出乎我意料的是赵霞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,发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。此文写得真好,不但对编注者的用心有深入体会,而且对周作人所有这些论说进行了细致钻研,文中谈了独到的心得,还对周氏资料中常见的错讹(主要是德文引述,赵霞正自学德文)作了指正,显示出她的细读和考据的功夫。我知道她们这代学人的理论修养主要从西方文论入手,现在对周作人那样的中国理论及中国学问(其实此间已大量容纳西学)有较系统的阅读,对她今后的研究必有大用。我因此很欣慰地对朋友说:编这本书,只要有一个赵霞那样的读者,力气就没白花。

她那时已在浙大读博,我曾与朋友一起到原杭大西溪校区看望过她。听她兴奋地诉说参加校内哲学讲座的收获,以及和同学一起讨论“官场小说”艺术得失的情景,我为她得遇名师而庆幸,也深感她走在一条“正确的路上”。读研、读博,最怕的是空费几年时间,只学得一手言不及义的论文腔,却什么真本事也没学到。赵霞今后肯定要以儿童文学为业,博士专业考的却是文艺学。导师鼓励他们多听其他学科的讲座,又找出些“热门作品”让大家比较分析,以提高艺术鉴别力,这既打开了理论眼界,又强化了审美判断力,在这样的修炼后回归儿童文学,自会是另一番境界。她后来的毕业论文也得了高分,我想,她的导师,也一定有“得英才而教之”的欣慰感吧。



在我返聘结束，不再常常往报社跑的时候，曾挤出整整一个月时间，将多年堆积于单位的存书作了清理，家中的书也趁机调整了一番。这就发现了好多买重的书，那都是好书，因为太喜欢，才格外怕错过。我把其中的一部分送给了赵霞，依稀记得，其中有《罗曼·罗兰文抄》、吴恩裕的红学专著，还有音乐、美术和哲学类的书，总之很杂。我是有心让她增加读书的面，让自己尽可能杂起来，这不仅能使生活变得有趣，也能增添学问发展的新的可能。而对散文创作来说，有没有更开放、更多样的趣味，结果会是很不同的。我很希望她能坚持散文创作，因一定的创作实践，不仅会给批评者、研究者带来艺术活力，使把握作品的目光更加纤细敏锐，还会不断产生研究的动力，盖因其已与艺术合为一体，而不再是外在的艰辛的劳作者了。

这篇序已写得太长。本来应该谈谈赵霞这些散文的特色，我却老在说自己和她的交往及感想之类。好在她的作品都极可读，情真意切，又耐咀嚼，读者自能看出它们的好来。我就此打住。还盼不断读到她的新作——这包括散文，当然更包括鉴赏、批评和研究。

是为序。

2016年4月，草长莺飞时节



目 录

序(刘绪源).....	3
-------------	---

水边长大

我的湖.....	3
河须鬼与樟树仙.....	10
河里若没了船.....	17
吃水的事.....	24

我的课堂

童年·记忆·身体.....	31
童年的光晕.....	38
燕子住哪儿去了.....	44
童年的歌词本.....	52
小赵老师.....	58
弟弟的圣诞节.....	63

那时的童年

- 外公..... 71
- 野炊..... 78
- 蚕宝宝..... 84
- 自来火盒之家..... 89
- 做个蝴蝶的梦..... 94
- 寂静的童年..... 101

乡间人事

- 摆戏文..... 111
- 糕老虎..... 118
- 草子头..... 124
- 荆柳条..... 129
- 笃笃糖..... 133
- 木勺郎,木勺郎..... 141
- 乡邻“财和尚”..... 147

后记..... 153

附录..... 157

水边长大



春天折柳，
夏天鬼水，
秋天钓鱼，
冬天吹冰，
又有摸螺蛳，
采菱角，
收河蚌各种乐事。



我的湖

我家门前有个白马湖。我长大后才发觉，各地有不少叫白马湖的地方，但我家边上这个大概算是最有名头的。上世纪 20 年代，乡绅陈春澜捐资在湖边设了一座私立中学，名为春晖，一批现在想来令人艳羡的名士曾在此执教或讲学过，蔡元培、叶圣陶、陈望道、刘大白、俞平伯、夏丏(miǎn)尊、朱自清、李叔同、丰子恺、朱光潜……寄居期间，许多人的笔墨中又留下了对白马湖的纪念，最知名的大概是朱自清、夏丏尊的散文和丰子恺的漫画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这无疑是太有文化底蕴了。

但我小时候从不知道这些。白马湖对于我，只是

一个亲切的名字。我和她的熟络，在于一年中无时无刻不在与她打交道。春天折柳，夏天凫水，秋天钓鱼，冬天吹冰，又有摸螺蛳，采菱角，收河蚌各种乐事。湖中有一片小水洲。据传早年族人落户白马湖边，发觉山水都好，只是开门迎头便是光可鉴人的一面湖水，风水上称“望白”，大不吉。所以又在三四十米开外的水浅处筑起一道洲，种了樟树与杨柳。小时候学游水，便以游到洲头为出师的标志。水洲窄窄一带，以土筑就，四面是水，最高处出水不过五六十公分，夏天大水时，便整个没入湖中，只有曲折一排杨柳临水而立，底下是伸展的木根，吐纳湖水。小洲四面环水，与湖岸并不相接，但只需在岸边解开一只小船，对准水洲方向，狠命推一记，跳上去，便随船滑行到了洲头。那里除了好玩，更常有栖息的水鸭憋不住把蛋下在草间。

我未更事时，贪玩，数次落进湖里，有一回是抱着岸边拴大船的一块巨石，连人带石滚了下去，惊险无比。因此三岁便开始学游水。但仍觉得玩水不够。最爱夏天里发大水，水脚没过楼下平地约半尺，于是卷起裤脚，蹚水去寻玩伴，自觉潇洒极了。有一年水发大



了，淹了半楼，只好举家避到二层的小木楼上。从窗口望见整个村子如浮在水上，有人坐在小船一头打桨来往，羡慕至极。忘了后来是怎么退水的，只记得很多年都巴望着，却再没发过这样大的水。

也依稀听说过白马湖名的风流由来，大约是某位进京赴考的才子因爱慕美景，骑白马沉在此处，便有了湖名。另一种比较不浪漫的说法，是因湖面形似白马，故名。自从知晓了后面这个掌故，我常思忖，我家门前这一大片圆鼓鼓的水域必定是白马的肚腹，那么马首、马蹄又在哪里？后来学会了看地图，便在本乡地

图湖泊处寻找白马的样子,看了半天,没看出来。

严格说来,我家所临的是白马湖的其中一片水域,对岸正望到春晖中学,那是夹在碧青山水间的一小撮白色建筑。近归近,早时去一趟却不易,没有桥,只能撑船或划小舟过去,中间要避开直插水底、悬满河蚌的几溜毛竹架,夏天还要穿过一大片厚厚的野菱角区。小孩是不被允许去的。我两岁时去过那里拍照,留有照片,但我的脑子里一点也没有了对这件事的印象。

然而,春晖的名望即便在小乡村里也十分响亮。谁家若有小孩入读春晖(时为初中),如中状元,十分荣耀。我的父亲年少时好读书,曾经乡里小学推荐入学,铺盖都打好了,正准备动身,却被告知名额已换给另一个贫下中农子弟,因对方家长揭举我父亲家族第几代的旁支叔伯中有一个“四类分子”。我略长大些,乘船去过几回春晖,那时许多旧校舍还保留着,尤其是原来的望湖楼,一溜雨洗白了的土黄色房屋,留给我极破败的感觉。村里人打交道最多是这里的校医。有紧急的病痛,撑个船到对岸看校医,是最及时的治

疗,但不到挨不住的时刻,一般也不去。有一年夏天,湖面涨得老高,一个三岁小孩落在水里,被人看见撩起时已昏厥。他家人在湖边晒谷场上花了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,用了各种土法,要把孩子吸进腹中的湖水控出来,最后想到匆匆摇船去春晖看校医时,已不济事了。这是我头一回亲见人的死亡,凄惶的感觉在夜梦里徘徊良久。

后来出外读书,渐渐知道了春晖与白马湖的小盛名。想到自己生长于斯的山野湖泊,原来曾有幸得到这么多现代名士的垂青眷顾,颇有些得意与激动。再去春晖游走时,踩在通往外村的小沙砾路上,便忆起朱自清笔下的小煤屑路,遥想万千。2001年冬天,我去春晖中学见习教学,为我引见和指导的教师是学校首任校长经亨颐本族的一个远亲,他的办公室与别个不同,不在校内,却设在学校北门外的一间山房。我去寻他,是进了一个小院落,攀上二楼,才找到了他办公的小屋。后听他介绍,方知道这里正是李叔同当年落脚春晖时所居的晚晴山房。这位教师在这里办公,兼有整理包括弘一法师在内的春晖贤士资料的职责。说